

《黄河大合唱》诞生记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1939年，《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跨越80余年传唱至今，公众最熟悉的是它的第七乐章《保卫黄河》。

奔赴，涌现出灵感

1935年，二十二岁的光未然在武汉组织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拓荒剧团”，武汉会战爆发后，他们被派往各大战区前线慰劳战士，到敌后宣传抗战，这群平均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了“抗敌演剧三队”。

1938年9月，“抗敌演剧三队”离开武汉，途经西安，辗转前往山西第二战区，1938年的冬天，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三队”来到山陕交界处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圪针滩，他们准备从这里东渡黄河，黄河对岸正是抗日烽火燃烧的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队员、后来担任《黄河大合唱》首演时指挥的郭析零，日后撰文，记录了当年这次东渡黄河的惊险场面。

当过了危险地区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号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抗敌演剧三队”队员们清晰看到了东岸滩地，才终于感受到了战胜冒险之后的安适宁静。登上小船窝岸滩，迎接三队的卡车还未来到，他们便在波涛滚滚的黄河边，谈论着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交谈着歌曲创作的体裁形式。

延安，中国西北一座偏僻的小城，曾经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抗战期间，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1938年，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创办了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院，这年冬天，冼星海携新婚妻子钱韵玲来到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一职。距离延安以东大约一百公里左右的黄河对岸，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转战山西第二战区，沿途目睹我军战士在黄河以东、以北，在万山丛中，在



青纱帐里，过大江大河，四面八方正卷起保卫家国、保卫黄河的巨浪。

重逢，碰撞出经典

在一次行军中，光未然坠马折臂，就近送延安医治。光未然与冼星海再次重逢了，他们准备再度合作。仅仅五天时间，长达四百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恢弘巨篇歌词，从光未然笔尖流淌问世，这首歌词长诗原名《黄河吟》，八个乐章共同描绘了一幅壮阔的画面。一天夜晚，在月光映照下，窑洞里，冼星海与三队队员共同聆听了这首歌词的朗诵，正是在这次朗诵会

上，诗人和作曲家碰撞出创作的火花。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窑洞一片安静。

冼星海拿走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躲进了鲁艺山坡上的小窑洞。六天时间里，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

在郭析零的印象中，冼星海的谱曲过程并不简单，足有二十天。郭析零回忆，

1939年3月12日，他受邀到冼星海家，向冼星海介绍“抗敌演剧三队”的渡河实况、壶口壮观和吕梁山根据地的战斗情况，冼星海要他不厌其详地描绘。他边哼边解释，冼星海一时“忽然好像有所感悟，调过头去，拿起铅笔刷刷地在纸上记下好几个动机音型”。

3月31日，当郭析零从冼星海手中拿到手工装订成册的曲谱，那是用白粉莲纸

抄写的，字迹清晰秀丽，通篇一字不涂，每个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在那间小土窑里，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一次诗和乐的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

4月13日晚，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内，第一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

《黄河大合唱》在今天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黄河大合唱》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2019年6月，《黄河大合唱》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多次策划、排练、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李西林教授在采访中称：“《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的血和泪，书写的是民族的爱、恨、情，歌唱的是母亲河两岸儿女的勤劳，是一部奋斗史以及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奋进颂歌……每次指

挥这部巨著，我都会满怀激情，热血沸腾……至今这部作品的每个音符都时时在我心中涌动、翻腾……”

2019年4月13日，在《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纪念日，由陕西省委宣传部、延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系列活动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举行。为了纪念《黄河大合唱》诞生80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黄河大合唱》爱好者共同组成了寻访团，重走《黄河大

合唱》的诞生之路。

今天，黄河之水依旧奔腾不息，有人说，我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而是黄河的水。毋庸置疑，《黄河大合唱》是我们音乐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颗瑰宝，是一部宏大的民族音乐史诗，那些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都深深印在了我们的民族记忆里。



□鲍宇雁 刘征宇

穿越千年厚土的耀瓷



时期的青釉印花缠枝茱萸纹碗。北宋耀州窑博物馆展出的北宋

我的家乡位于关中北部的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说起黄堡镇，外地朋友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耀州窑与其出产的耀瓷，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唐代开始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宋、金则以青瓷为主，北宋为鼎盛期，为宋代六大窑系，元明时期日渐衰落。其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旧称同官，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宋代陶穀《清异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周辉《清波杂志》、叶真《坦斋笔衡》等文献中均有关于耀州窑的记载，特别是王存《元丰九域志》以及宋史中，还有“耀州贡瓷”的记载。民国《同官县志》记载：“同官黄堡镇窑器，精巧绝伦，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闻，所幸者为陈炉耳。”在耀州窑黄堡窑场衰落，离此不远的立地、上店、陈炉古瓷窑是黄堡耀州窑的延续和继承者。故此，耀州窑已连续烧瓷1400多年历史。

耀瓷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面光洁匀静，色泽青幽，呈半透明状，十分淡雅。

而耀州窑在宋时北方的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堪称翘楚。于神宗元丰(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的三十多年间，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不凡的制瓷技巧和洒脱活泼的风格对当时各地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耀州窑系，以黄堡镇为中心，囊括了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西村窑、永福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多个窑场。各窑制品均与耀州窑相似，仅由于所用原料有差别，胎质与釉色有些微不同，而耀州窑青瓷由于纹饰刻得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的性格特点，史籍上记载又叫“刀刀见泥”。

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耀州窑青釉刻花长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耀州窑青釉刻花盘口瓶最为典型。另有一种卷口、短颈、折肩，瓶身垂直细长，形似菜瓶(萝卜)，俗称“萝卜瓶”，为耀州窑特有瓶式。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釉刻花兽足瓶、青釉荷叶式盘，1972年河北深县出土的青釉刻花葫芦式执壶，1973年陕西渭南出土的青釉刻花瓶等都是新颖精工之作。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馆藏的五代青釉提梁倒灌壶被誉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是耀瓷中至精至美的瑰宝，集“三王”(鸟之王凤凰、兽之王狮子、花之王牡丹)的灵气、霸气、美

艳于一身，可谓巧夺天工。“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耀瓷藏品亦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夺人眼目。

据《同官县志》所载，耀州窑北宋达到鼎盛，湮灭于金元战乱。直到解放初期，出土的耀瓷珍品常常被专家们误认为是其他官窑产品。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及其助手李辉柄先生来黄堡镇考察耀州窑，在今铜川市第四中学食堂的门口意外发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应侯碑》，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由皇帝钦封的窑神庙碑，碑文记述宋熙宁年间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事，德应侯就是对窑神的封号。碑文对耀州窑的历史、制瓷、烧成工艺的成就以及黄堡镇的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都有翔实记载，是研究耀州窑和中国陶瓷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刻石资料。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遗址被定为考古重点遗址之一。从1958年到1998年，40年间耀州窑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古瓷窑遗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唐至元明各个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各种陶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器物数万件。耀州窑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生产工艺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94年，位于黄堡镇南端的耀州窑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它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集遗址遗迹展示、文物标本陈列、模拟古代制瓷工艺演示于一体的古陶瓷遗址专题博物馆。馆内收藏耀州窑各历史时期珍贵文物50多万件(片)，游客在观赏耀瓷的同时，亦可亲身体验制作瓷器的过程。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耀瓷穿越千年的厚土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由衷地钦佩古代工匠的超凡技艺。耀瓷之所以在今天依旧光彩夺目，离不开考古工作者、陶瓷专家的默默付出。发展耀瓷产业，传承耀瓷文化，是对耀瓷最好的保护！

钩沉

“以至”，这是两个同音而容易混淆的词。虽说它们同为连词，在词义上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故用法上也须斟酌。

“以至”有两个义项：一，表示在时间、数量、程度、范围上的延伸；二，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由于前半句所说的动作、情况的程度很深而形成的后果。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而“以致”，也是连词，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下文是上述原因所形成的结果(多指不好的结果)。“以至”第二义与“以致”词义的区别，就在于结果的不同，不限于不好的或不如意的结果。“以至”也可写成“以至于”。

然而“以至”与“以致”，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故尔混用、误用，不知道“以致”所表示的是不好的结果，而错将“以至”作了“以致”。

中央文献出版社《听毛泽东讲史》，在《刘邓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一文中云有云：……但败归败，刘邦每次都能起死回生，重整旗鼓，转败为胜，以致于最终平定天下，“角群雄而定一尊”，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能开开国皇帝，而振大汉天声，多么好的结果。所以“以致”用错了，当用“以至”。

《中国读书大辞典》中，有则写王季思先生的文字：

王季思先生是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评论家，抗战时期广泛阅读整理戏曲小说资料，并出版了《西厢五剧注》，以致于遭人讥嘲：“不读六经看五剧，西厢演子是前身。”乃作诗回击：“汉家诸儒语太酸，方经日对古衣冠。一饱饱暖淫淫欲，又检《红楼》说部看。”研究戏曲之志愈坚。

作者对王先生的《西厢五剧注》既然是肯定的，就不该用“以致于”。其遭人讥嘲，大有“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意味。但“遭人讥嘲”，并非是王先生著作之错，而是错在讥嘲者。故用“以致于”不妥，若用“以至”就通了。

河南社版《中国历代才子》一书中，也有将“以至”错用作“以致”的实例，其在写唐末诗人韦庄的《少年困苦，老年显达的诗人——韦庄》一篇中云有云：

至于韦庄的词，虽然比起他的诗来为数甚少，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影响也远远超过其诗之上，以致后人作词，“以唐《花间集》中的韦庄、温飞卿为则。”

可惜“以致”用错了，当为“以至”。韦庄系诗人，又是有名的词人，词风清新流畅，王国维评之曰：“韦端己(韦庄字)词，骨秀也。”

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中，有武元衡《赠道者》诗云：“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鉴赏文字是：

从甜蜜的梦境中醒来，诗人不禁浮想联翩，以致在他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境界：他仿佛看到这一女子来到越国一条溪边，走进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中间；那风姿，那神韵，是这般炫人眼目，就像是开放在一片红色荷花中的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

上文中，“以致”表示的结果，是美好的，而非不好，故不能用“以致”，用“以至”才对。

“以至”并“以致”，音同而义异，引出何结果，须当细分析。 □杨乾坤

语林指瑕